

文件標題：地球行動

文件加密程度：B 級

警告：僅佔領計畫相關者擁有文件存取權

一、任務簡述

天文局近日在太陽系軌道上發現一顆行星，編號 TW-2005。經研判，TW-2005 具備大量生態與礦物資源，其中，豐富的鈾礦正符我們所需，可考慮列入佔領目標之一。TW-2005 之主要佔領物種為 *Homo sapiens*，該物種屬靈長類，目前尚未明確掌握其發展概況及生活習性，僅知其為社會性物種，可進行初步運算及抽象思考。為觀察其社會組織運作及生活型態模式，作為佔領計畫之評估依據，特工 HLC-13 受情報局派遣，以靈魂形態潛入 *Homo sapiens* 的棲息地之一——「臺灣」，任務配有數副 *Homo sapiens* 的軀殼，必要時 HLC-13 可使用。*Homo sapiens* 將 TW-2005 稱為「地球」，因此，本任務以「地球行動」代稱。

二、任務報告

銀河曆 12947 年 2 月 28 日

這是我來到 TW-2005 的第一天。時空輸送門將我傳輸到一棟建築物附近，該建築物由鋼筋混凝土建成，相較我們使用的奈米材料，這棟建築頗為脆弱。進入建築物內部後，發現兩名 *Homo sapiens* 正在談話，比對資料庫後發現，他們談話的內容與「中文」的語法及拼音結構最為相似，可推知這兩名 *Homo sapiens* 使用的語言應為中文。方便起見，將兩名 *Homo sapiens* 編號為 A、B，以下節錄他們的談話內容：

A：「你領到健康配給了嗎？」

B：「領到了。這次有兩公斤呢，淘汰者數量比之前多得多。」

A嘆了口氣，惋惜地說：「樹大必有枯枝。無法為社會做出貢獻，至少留下一點價值，也算這些人做了善事。」

B狀似認同，隨即開口道：「聽說去年臺灣淘汰者數量第一次超過美國，研究中心也在研究可能的原因。」

A：「還不是我們對這輩孩子實在太放縱了，數量超過美國？太可恥了吧。」

根據這兩名 *Homo sapiens* 的對話，可知 *Homo sapiens* 社會存在一種普遍的配給制度，配給內容為「淘汰者」。「淘汰者」似乎也屬 *Homo sapiens* 一類，關於配給同類的理由還未可知，目前資料庫中也沒有其他物種配給同類的案例和紀錄。研究中心應為重要的突破口，未來我會著重觀察該機構。

銀河曆 12947 年 3 月 18 日

這幾天透過靈魂形態觀察 TW-2005 各地概況，我大略釐清了 *Homo sapiens* 的社會結構和生活習性。世界由「寥睦組織」統治，各地街道上可見其圖徽和管理機構，「研究中心」也隸屬該組織。在 *Homo sapiens* 的基礎學校裡，學生多半遵守並服從師長的指令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學校裡的師長反覆提到他們成年時將接受「淘汰者測試」，然而，這幾天我沒有聽到關於這方面的詳細描述，學校師長僅說明「成為淘汰者是低等人類最後一次為世界貢獻的機會」。*Homo sapiens* 各自從事不同的工作，依照工作貢獻有不同的生活物資配給，以我觀察到的多數 *Homo sapiens* 來說，他們非常支持寥睦組織，對自身的配給沒有異議。總體而言，*Homo sapiens* 的社會是井然有序的。

今天，我正式進入「研究中心」的臺灣分部。這是一棟三十層樓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，內部有標本室、研究室、實驗室、資料室等，規劃完整。其中某個實驗室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一個大約十五歲的年輕男性 *Homo sapiens* 坐在實驗椅上，頭上接滿測量腦波的電極線，他正在觀看一系列圖片，包含戰爭場景、屠殺畫面、花草蟲鳥的影像，研究人員詳細地記錄著他腦波的浮動情況。

這個年輕 *Homo sapiens* 身長大約一點八公尺，體型精瘦，一頭黑色短髮，黑色瞳孔、皮膚偏黃，應為黃種 *Homo sapiens*。觀看圖片的過程中，他並未出現強烈情緒波動或任何不適、喜悅感，纖細的手指偶爾抽動，資料庫顯示這是 *Homo sapiens* 緊張的行為表徵。

記錄結束後，他被帶到另一個研究室，裡頭有個身穿制服的研究員，和藹地示意他坐下。接著，研究人員對他進行提問。

「資料上顯示你平常喜愛聆賞歌劇，你對這方面很有興趣嗎？」

他拘謹地點了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研究員面帶微笑：「別這麼緊張，只是想和你聊聊。我也很喜歡看歌劇，你有看過《威廉·泰爾》嗎？」

他明顯放鬆許多，眼神裡露出一絲光芒：「有的，我非常喜歡！劇情實在太精采了，我重複看了很多次。」

我捕捉到研究員的微表情快速改變，語氣卻佯裝輕鬆：「是嗎？那你還特別喜歡什麼歌劇？」

他想了想，回答道：「像《費加洛的婚禮》、《波西米亞人》我都很喜歡，不只是歌曲和音樂，音樂家傳遞的精神都太可貴了。」

研究員沒多說什麼，意圖終止這個話題：「好的。你平常都看些什麼書？」

他不假思索地說：「喔，我最喜歡《美麗新世界》。我時常想像，如果我們的社會成為書裡描述的那個樣子，不知該有多麼可怕！」

研究員饒富深意地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覺得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如何？」

他眼神專注而誠懇，回答：「我經常思考，常常。如果不是寥睦組織管理社會，我們可能又要走向史前時代悲慘的命運。毫無感情地殘害同胞是多麼可怕啊！我真的很慶幸自己身在這個時代。」

研究員直截了當地宣告測試的終止：「謝謝你配合接受測試。你的測驗報告等等就會出來，記得領取。唉，如果你出生就被選為研究人員就好了。」

年輕 *Homo sapiens* 有些不解，摸摸鼻子推開門走了。

研究員在他的資料上註記了一個大大的 fail。詳細表現描述上寫著：善於思考，大腦活躍度超過安定劑可控制的範圍。熱愛充滿反動思想的藝術作品，雖然現在對寥睦組織高度忠誠，日後有極大因活躍思考能力和藝術作品影響而煽動叛亂的可能。

我仔細了看了看他的資料，他在學校是最常提出問題的學生，平日經常閱讀各類小說、聆賞歌劇，最近一次不良紀錄是私下將自己的配給食物提供給失業者。他在剛剛腦波測試的評級也是 fail。研究人員對他表現的描述是：對貧民窟、屠殺畫面有強烈波動反應，可知其對他人抱有不尋常之同理心，已符合淘汰者標準。

在等待區的年輕 *Homo sapiens* 很快收到自己被評為淘汰者的測試報告。他在研究室裡談論歌劇時的明亮眼神完全消失，被不解和錯愕取代。他凝視著報告單，不斷搖頭和呢喃：「我做錯了什麼？我一直都熱愛寥睦組織啊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」隨後，幾個身型壯碩的 *Homo sapiens* 將不斷掙扎和反抗的他帶走，到研究中心的地下禁閉室。禁閉室內皆是年輕的 *Homo sapiens*，推測為所謂「淘汰者」。

這種現象使我困惑不解。*Homo sapiens* 的社會秩序若是建立在這種淘汰機制上，眾人擔心自己被淘汰，照理應有許多反對聲浪出現才對。然而，多數 *Homo sapiens* 却支持這項政策，詳細原因有待探究，我會把接下來的觀察重點產生淘汰者的原因與其命運，和那位被評為淘汰者的年輕 *Homo sapiens* 上。

銀河曆 12947 年 4 月 24 日

那個年輕 *Homo sapiens* 被評為淘汰者的訊息傳回了他的家鄉。他的父母顯露出的情緒並非悲傷，而是憤慨，和資料庫記錄的「*Homo sapiens* 多半對自己的親生後代懷抱無條件的關懷和愛」不太相同——他們不停咒罵自己為何養育出一名淘汰者。他身邊的親戚、鄰居分為兩派，有的試圖安慰其父母，說有這樣的孩子不是他們的錯；有的鄙視並嘲笑他們，這類 *Homo sapiens* 明顯佔了多數。

我同時也關注著那個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動向。他被持續監禁在禁閉室內，一開始的情緒狀態極為驚慌失措，也許是禁閉室肅殺死寂的氣氛使然，現在他已麻木而漠然。禁閉室的環境不算糟，有定期的食物供給，空間還算寬敞，三個人共用一個有床鋪、書籍和書桌的房間。年輕 *Homo sapiens* 偶爾會坐在書桌前振筆疾書，多數時間躺在床鋪上什麼也不做。我很好奇這些淘汰者接下來的命運。

值得一提的新發現是，我在研究中心的資料室內發現了一份關於現代 *Homo sapiens* 的研究報告：雖然現代 *Homo sapiens* 與一萬年前的體貌特徵大致相同，其身體結構已出現重大變化——曾經的 *Homo sapiens* 可自行分泌作為其生存必要條件的卜卡薩元素，然而，其文明發展過程中，經歷多次核子戰爭，核輻射導致他們隨著年齡增

長，卜卡薩元素的分泌量隨之下降，只能透過外界攝取來維持生命。研究報告指出，目前未發現任何體內含有卜卡薩元素的生物，除了 *Homo sapiens* 本身。

我產生了一個猜想，尚待驗證。若我的猜想為真，*Homo sapiens* 還真是個冷血又瘋狂的生物。接下來我將試圖驗證我的猜想，並持續關注那名年輕的 *Homo sapiens*。

銀河曆 12947 年 3 月 21 日

我移動到那個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家鄉，試圖與他的父母和當地民眾對話。我挑選了一個女性 *Homo sapiens* 軀殼，這種形態方便我與 *Homo sapiens* 交流。他們似乎對女性個體較為親和、友善，並缺乏防衛心。藉由先前的資料，我很快找到年輕 *Homo sapiens* 父母的居所。我佯稱自己是附近的新住戶，想了解周邊大略的情況。他們面色憔悴，依舊禮貌地讓我進屋拜訪。

我裝作不知情地開口：「你們的臉色看起來不太好，是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聽到這句話，那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母親開始啜泣，他父親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沉痛道：「前幾日，我們唯一的兒子被評為淘汰者。這是多麼殘忍又痛苦的折磨啊！」

我驚訝地倒抽一口氣：「天哪！怎麼會這樣！」

他父親回答：「我們也毫無頭緒……這小子藏得實在太深了。上次他拿食物給失業者，我就該注意到的！我居然信了他被搶劫這種鬼話！」

他母親情緒平復了些，略帶歉意地說：「不好意思，讓你見笑了。沒能讓他為寥睦組織奉獻自己的才能，的確是我們的失職。也許，讓他作為淘汰者，捐出自己的軀體，才算為這個社會做出一點貢獻吧。」

真相比我想像得更快浮出水面，保險起見，我還是想再確定一下。

「那麼……今年淘汰者的配給是什麼時候開始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嗎？五月二十會是第二次健康配給。你也記得要去領肉啊，需要幫忙可以跟我們說。」父親再次回答，他說話溫和有禮，我甚至懷疑他內心對自己兒子即將面對的悲慘命運毫無波瀾。

「一定會的，謝謝。請問我可以看一下您們兒子在學校用的課本嗎？我對這些挺好奇的，聽說不同地區用的版本都不一樣。」

「當然可以。就在旁邊書架上，你自己讀吧。」不知是他們實在太有禮貌還是我的女性軀殼使然，他們雖然對我第一次見面就提出的奇怪請求感到不解，最後還是大方地接受了。

我找到一本名為《寥睦組織的誕生與發展》的教科書，開始仔細閱讀。寥睦組織成立於 TW-2005 的第九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當時 *Homo sapiens* 已經無法自行分泌卜卡薩元素，為了存活開始自相殘殺，「從新生的嬰兒到幾無營養價值的老者都吃，尤其偏愛正在發育的青少年」，書上是這樣寫的。當時社會毫無秩序可言，為存活不擇手段，結盟、背叛、欺騙，不勝枚舉。

「寥睦組織這時站了出來，作為混沌世界的唯一一道希望之光。寥睦組織由一群對人心澆薄感到失望的有志之士組成，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——對成年（指十五歲）的青少年進行一連串的測試，判斷其未來為社會貢獻和結黨營私的可能性。通過測試的青年即可留在社會，為社會所用，透過測試發現有人格缺陷、可能對社會產生危害的青年，就會成為淘汰者，需捐獻自己的身體給眾人食用。我們透過配給制度分配淘汰者，確保所有人都能攝取到足夠的卜卡薩元素。我們將這種過程稱為『淘汰者測試』。」

多數人很快接受了此制度，停戰協議在寥睦組織創立的後一個月就簽署好了。此後，在這樣完善的政策下，寥睦組織帶領世界重建家園，並極力推動基礎教育及推廣科學研究，人民也因淘汰者測試的篩選，基因進化的速度提升得更快。寥睦組織是新人類世界的最大救贖。」這就是 *Homo sapiens* 世界的全貌。

我和他們道謝後離開，已經完全沒有詢問其他當地 *Homo sapiens* 的念頭。對 *Homo sapiens* 世界的調查大致完成，我只剩幾件事待辦，還有幾個問題要釐清。

銀河曆 12947 年 5 月 18 日

我回到研究中心，離開笨重的女性軀殼。我再度用靈魂形態進入禁閉室，試圖連結那名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意識。清晨時分，其他人尚在沉睡，唯獨他清醒著，坐在床塌上，他消瘦了許多，和他父母一樣面色憔悴，目光空洞地凝視著前方。

「嘿，年輕 *Homo sapiens*。不要說話，也不用感到害怕。你覺得腦中突然出現一個不屬於你自己的聲音很正常，那是我。我只是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。」

年輕 *Homo sapiens* 先是驚愕地睜大了雙眼，猛然看向四周，試圖尋找聲音來源。他漸漸平靜了下來，隨即一邊苦笑，一邊用意識傳達：「我是絕望到出現幻覺了嗎？好吧，現在發生多荒謬的事我都不會覺得奇怪了。有什麼問題你就儘管問吧。」我很訝異他竟然沒有對意識交流表現出太大震驚。

「我想知道你現在心裡的情緒和疑問。」

「我是寥睦組織的擁護者。我一直是，直到現在成為淘汰者也是，我相信我的死亡會對社會做出貢獻，社會會少掉一個沒有幫助的人，眾人還能維持健康。唯一讓我一度感到受傷和疑惑的，是組織對淘汰者的判定方式。我從小到大學學習成績都不錯，平常沒做過太多脫序行為，除了上次我看到一個失業者衣著單薄地躺在路邊，實在壓抑不住內心的衝動才給他東西吃。我一直都謹守著學校和家庭教育我的行為準則和規範，一開始我完全不懂為何我會成為淘汰者，後來覺得，我的人格真的有大到我無法隱藏的缺陷，難怪組織會做出這樣的判斷。」

「你們的工作不都是安排好的嗎，為什麼會出現失業者？」

「理論上是這樣，但每年組織都會安排考察，工作怠惰或是行為不良的人就會失業。」

「表現不良的標準是什麼？」

「組織自己會有判斷的。」他的目光堅定，從來不曾懷疑過的樣子。

「你被教育不能幫助失業者嗎？」

「不是教育問題吧，這是基本的道德守則啊。失業者必定犯下過大錯誤，至少對社會沒有幫助。對社會沒有幫助的事物本就不必存在，要不是失業者的肉體已經沒有太多營養價值，大概也會成為淘汰者吧。」

「所以你覺得自己想要幫助他們是一種衝動的念頭？」

「對……我總是無法克制想要幫助這類人的念頭。這或許就是我的原罪。」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眼神黯淡，我甚至無法讀出憤怒或悲傷的微表情。他頓了頓，繼續傳達：「我對淘汰者標準存在疑惑的另一個原因是，組織對淘汰者的態度，到底是什麼樣的呢？我在學校和家庭從來沒有被教育過如何『不成為淘汰者』，他們輕蔑地鄙視淘汰者，可是從不認真探討成為淘汰者的標準到底是什麼，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以前從來沒有這種疑問嗎？」

「我以前相信組織會給出最公正的答案。我以前遇過的人，即使有些小奸小惡，秉性都是善良的。我以為我成年後能持續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，所以我一開始才無法接受成為淘汰者的事實。沒想到我的劣根性這麼大……」年輕 *Homo sapiens* 直到現在才顯露悲傷情緒，我無法釐清他的情緒動機究竟是因為自己即將死亡還是自己的「劣根性」。

「別難過，至少你認為已經搞清楚了自己命運的成因。請容許我再問幾個問題。研究中心裡的研究員都是怎麼篩選出來的？還有，你知道淘汰者測試後會施打的安定劑是什麼東西嗎？」這是我最後的疑問，調查已經大致結束。

「你大概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吧。在我們的世界，每個人五歲時都會進行一次初步的生理狀態和智力檢測。表現特別優異的就會成為研究員，從小接受培訓。詳細的情況我也不是特別清楚，但研究員領到的配給比普通人多很多，所以大家都以家中的小孩成為研究員為傲。聽我父母說，我原本也被選為研究員，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，資格又被消除了。」

「至於你說的安定劑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。我只聽老師說過，測試結束後，研究中心會為通過的人施打疫苗，好像是針對新冠肺炎和愛滋病的。」由此可知，*Homo sapiens* 大多愚昧又無知。

「你問了我這麼多問題，可以換我問你幾個問題嗎？」

「你說。關於身分問題我拒絕回答。」

「我也知道，你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。你覺得，人死了之後會去到什麼地方？」

我不知道如何回應他，該給他一些希望，還是據實以告？

「*Homo*……人類的維度太低，平時對提升自我精神的意識不足，肉體死亡後很少有人能夠升到更高維度。多數人類死後，意識尋找下一個宿主，寄生其上，再過完一次人生。」

「那你覺得，我有可能升到你說的更高維度嗎？」

「有可能。這也不是我說了算。」一句實話和一句隱晦的實話，我想我已仁至義盡。

「也對，低劣的意識怎麼能升到更高維度呢。謝謝你在我臨終前願意聽我說話。我這樣的人，死前還有人，啊，你不是人，死前還有神秘靈體陪伴就不錯了。」

「謝謝你解答我的疑問。受益良多。」

我正想斷掉連結離開，他突然又傳達一句：「對了，你是不是一直叫我年輕 *Homo* 什麼的？我可是有名字的，我叫余圖。」

「好的，余圖。很高興認識你。」

年輕 *Homo sapiens* 起身，走向書桌前，開始專注地書寫。連結斷了。

銀河曆 12947 年 5 月 20 日

今天是配給日。年輕 *Homo sapiens* 坐上囚車，被送往城郊的屠宰場。他躺在輸送帶上，前方不斷傳來淒厲的慘叫聲。他的四肢被固定，無法動彈。他闔起雙眼，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可視命運。屠夫手起刀落，一聲悶哼都沒響，他的身體被肢解成六段——頭顱、四肢和軀幹，裝滿淘汰者屍體的貨車將他身體的碎塊運往世界各地。經過加工處理，關節被磨好的利刃一刀切下，只剩完全無法辨識的肉塊。

年輕 *Homo sapiens* 的父母興高采烈地領取健康配給，一邊討論如何料理人肉一邊走回家。臨走前，我重新進入女性 *Homo sapiens* 軀殼，把資料庫內有關卜卡薩元素的人工製造方式印成紙本。我攥著它，在研究中心周邊徘徊。最後，我離開了女性軀殼，把紙本帶回我的星球。我的任務結束了。

三、任務結論

TW-2005 氣候溫和、礦藏的確豐富，佔領成本低，經濟效益大。其佔領首腦 **s** 穢陸組織長期利用 *Homo sapiens* 擔憂肉體衰老的弱點控制該物種，經觀察，其統治正當性不堪一擊，我方只需提出更加優渥的生存條件，即可使 *Homo sapiens* 心悅臣服。而 *Homo sapiens* 的文明水準大約落後我們三千銀河曆年，自行製造 *Homo sapiens* 無法分泌卻賴以為生的卜卡薩元素對我們來說並非難事。

我方只需宣稱攝取越多卜卡薩元素，即可獲得更長壽命，再有限提供由我們製造的卜卡薩元素，*Homo sapiens* 便會一面倒的轉向我方。或者，為爭奪稀有資源產生內戰，雖會導致部分資源耗損，對接收行動來說仍不構成阻礙。

以上，我建議總部可盡快實施佔領計畫。

HLC-13

銀河曆 12047 年 6 月 4 日